

# 中外奇緣

## 愛達尼女兒與齊亞諾·張學良

● 梁啟昌

### 前言

墨索里尼有子女六人，其中他最寵愛的大女兒愛達 *Eda* 最出名。她嫁給後來當了意大利外長的 *Galeazzo Ciano* 齊亞諾伯爵（一九〇三—一九四四），齊亞諾是當時意國眾議院議長、海軍上將、法西斯黨重要人物 *Constanzo Ciano* 的兒子。在未當外長之前，齊亞諾曾經在中國北平和上海當過意國公使的秘書、上海總領事，後升為意國代辦。一九三〇年與愛達結婚，後生有二子一女。

齊亞諾是一個悲劇性的人物。一九四四年他因叛國罪被法西斯軍事當局逮捕處死。究竟他岳父對他的處決扮演了什麼角色，到現在還是一個懸案。事緣一九四三年意軍崩潰時，齊亞諾在法西斯最高會議

中有份投票迫使墨索里尼下臺。不過根據愛達口述的自傳，墨索里尼本人並沒有親自下令處死他的女婿。齊亞諾留有秘密日記一部，從這本日記可以看到齊亞諾的內心世界。他一向對德國存有戒心，也曾數度企圖改善意大利與西方國家的關係，但他在這方面的主張沒有獲得墨索里尼的採納。 *Malcolm Muggeridge* 在他編的 *Ciano's Diplomatic Papers* 序中指出齊亞諾的生命和思想的核心就是強權。墨索里尼象徵強權，所以他一生追隨著墨索里尼。然而，在他臨死的數月前，他終於毅然投了反墨索里尼的一票。

雖然齊亞諾在他的日記中很少提到妻子愛達，在最後寫在 *Verona* 監禁室中的一頁，他形容她為「在我悲痛的日子中一個堅強可靠的忠實伴侶。」至於愛達，她曾

數次竭力拯救她的丈夫均未果。她口述的傳記是一個名叫 *Albert Zarka* 的記者於一九七四年根據採訪她的談話記錄編成的。原書用法文撰寫，書名叫 *Temoignage pour un homme*（我的見證），一九七五年出版。一九七七年的 *Eileen Finletter* 把它翻譯成英文，改名為 *My Truth*。愛達在自傳中對她的丈夫推崇備至。她澄清了齊亞諾和墨索里尼之間的矛盾關係，同時也讓我們窺看一下希特勒圈子內高層納粹黨員的生活方式，以及她早期跟隨丈夫在中國的經驗。

隨著九一八事件的發生，一九三二年春天在上海爆發的中日戰事，經過西方國家的協助調停和國聯的調查，中日雙方終於在一九三二年五月五日簽訂了和平協定。當時意國代辦齊亞諾是所謂友好列強的協調人之一，他以見證人身分也在協定書

上簽了名。張學良認識齊亞諾是在北平任陸海空副司令的時候。兩人既是名門之子，大家年紀接近，兼之張學良喜愛西方文化，相識之後一見如故。

愛達在傳記中有一段說到她丈夫對各國民族的看法。她認為齊亞諾從未喜歡過德國人，他覺得他們沒有幽默感，而且缺乏熱情。他非常喜歡法國人，「他也欣賞中國人，他們雖然不是拉丁族人，但是他們有他仰慕的禮節和風俗。」（見英譯傳記，頁一五二）至於愛達本人對於中華文化的看法，下文有詳述。她稱張學良為他們夫婦「最喜歡的中國朋友。」她所描述對於三十年代上海繁華生活的嚮往，字裡行間流露著真情。

一九三三年四月張學良出國歐遊考察，時值齊亞諾被調返意國出任新職，兩對夫婦坐同一意大利郵船康脫羅素伯爵號離開中國。張學良當然先去意大利。他們在船上交談甚歡。抵意大利後，齊亞諾邀請張學良夫婦下榻他父親 Constanzo 的別墅。這所精緻的別墅位於 Ponte a Moriano, in Tuscany 的 Lucca 城附近，斐冷翠以西。據一九七九年 Giordano Guerri 所撰的 Gal-eazzo Ciano (頁六十四)，當地的居民如

今還記得當年過訪的中國人「情緒激動地說話。」一九三三年七月間，當墨索里尼設宴歡迎宋子文路經意大利過訪時，張學良亦應邀出席。

當時的張學良似乎相當仰慕法西斯主義的理論與實踐，認為它既然能使意大利走上復興之路，中國大可借鏡為之。

Jonathan Spence 在他的 *The Chinese Century* 一書中提到張學良與愛達的「羅曼史」（頁一一〇）。縱觀所有有關張學良的中文刊物，我未見有提及此事者。外國人中知張學良者莫過於澳籍顧問端納 William Henry Donald。參閱 Earl Sells 筆錄端納口述的傳記，談到歐洲之旅時，只見書上說：「可能最受少帥注目的是那碧綠色眼睛，眼皮下垂，有著毒蛇般迷人身材的墨索里尼的女兒愛達：在中國愛達曾經是實際漩渦裡的尖頂人物。那時候她是個充滿誘惑魅力的女人，少帥也花過不少時間在她身上，不過對船上好事者的盤問，端納僅略略大笑而已。」（Donald of China, 頁二八四）究竟這段韻事的真相如何，只有張學良本人和愛達曉得。以下是愛達口述關於丈夫齊亞諾、少帥以及中國一般事物的回憶。

# 依戀深深

## 我的見證

### ● 愛達

#### 西方與東方的相遇

當初在上海當總領事可以是閑職，也可以認真的去幹。我們與蔣介石政府的關係頗佳，但在一九三〇年卻比不上我們與英、法、德、美的關係重要。這些國家供給我們可觀的經濟出路。不過，中國也是一個市場，而意大利本身有責任去為自己在英法面前扮演一個角色。這兩國之間已經彼此壟斷了亞洲在商業和政治方面的影響力。

以中國人的思維和當時中國的權力分布形勢而言，意大利唯一有希望能與列強爭一立足之地的辦法就是必須依靠各地區省長的私人關係。這些官員簡直是當地的霸主，與蔣介石僅保持著極為疏遠的政治從屬關係。

我先生並沒有移山倒海，創造奇跡，但是在鞏固意、中關係方面作出了不少貢獻，而且他給外國新聞界和各國外交使節對意大利有一個很好的印象。我從旁觀察他工作就體會到他卓越的外交天才，以及對事物的洞察力和對人心理的熟識。

這是我先生第二次旅居中國。他以前擔任駐華公使秘書時的經驗，誠然對他有點幫助，不過意大利比以前已經改變了不少。那時我父親已經克服了早期的困難，意國政府的政策亦已變得堅決而且生氣勃勃。

爲了給人一個朝氣蓬勃的印象，我先生首先在我們的住宅以及日常生活，待人接物方面下功夫。我們把上海的住所粉刷一新，以便隨時歡迎客人的到訪。我們的言行與別國的使節迥然不同，他們的年紀一般比我們大，而且大都接近退休年齡，故此沒有我們那麼熱衷於職，在經濟開支方面更顯得事事精打細算。

我們的作風很受中國人歡迎。他們與日本人恰好相反，日本人比較拘謹冷淡，中國人卻很快便會成爲合得來的熟朋友。有時他們也會出乎我意料之外，譬如有一天早上，我看見中國的外交部長居然在我

先生的浴室內刮臉。原來他路經上海，順道上門向齊亞諾問好，也順便在我們家盥洗一下，以便一舉兩得。我也學會了如果某某要人打電話來說他將偕愛妾而不是夫人同來吃晚飯的話，我會見怪不怪，處之若無其事的。這並不意味著不恰當的隨便或不得體，而只是友誼的一種表現。

一九三二年的春天，我在所有的外國使節面前用高明的手法成功地做了一宗商業交易，一時令那些使節頗氣惱。事情發生在當時綽號「少帥」的強人張學良設宴招待來華的國聯調查團之後。當時上海的中日戰事已結束，張學良身爲中國最重要的三個省（滿洲、熱河、北京）的總督，大權在握，所以很多人都想巴結他。

### 與張學良的小故事

我被安排與張學良同桌，坐在他的對面。宴會將結束時他遞給我一張字條，邀請我次日與他一同遊覽頤和園。我接受了

他的邀請，於是中國最重要的風雲人物之一當了我的導遊。在這數小時內他一直陪著我走路，把部長以及其他要人都暫時置之不理。這不消說很滿足我的自大大心態。以後的一個月內，我們都經常在北京見面

，而且變成了熟朋友——即是說，張學良、他的妻子、姨太太，跟我和外子齊亞諾。

有一天，我們討論到中日日的糾紛，那時日本已經蹂躪了幾個省而且威脅到東北。我問張學良：「你告訴我你需要飛機，何不向意大利購買？我們有很好的飛機，曾經打破過幾項記錄。」

「貴國會賣給我嗎？」

「爲什麼不會？」

「那麼一言爲定，我就買三架。」

我們的對話是用英文進行的。我的英語說的很好。這歸功於我上的英語課，我的橋牌局，以及過去一年半我在中國實際認識的英國外交使節太太們。當我把這件事告訴齊亞諾的時候，他半信半疑，不過後來我們發現張氏真的向意大利訂購了三架飛機。此事傳出去之後差點引起了與法國和美國的一場外交風波，因爲他們都想售賣自己的飛機與張學良呢。

在那些中日鬥爭的日子裡，我們又立下了國際間心理戰的奇功。戰火在上海的閘口燃燒著，而外國使節已經開始撤僑。我覺得一個外交官員的妻子應以身作則，與丈夫共進退，所以我拒絕離開上海。坦

白說，我得承認我也想看看事情如何發展下去。

齊亞諾寧願我搬到一個比較安全的地方去，但是他終於答允我跟他在一起。我和新聞界的關係打的非常成功；所有的報紙都說及伯爵和伯爵夫人的勇敢行爲。我的照片登在上海的英文報章上，並附上這樣的說明：「上海的第一夫人拒絕離滬。」那是 Woodhead 的傑作。（譯者按：Woodhead 是西報記者。）

因爲我到戰區去參觀，齊亞諾斥責過我好幾次。我對那些「浪人」的出擊簡直看得著了迷。那些是配備精銳訓練嚴格的日本戰士，他們的特徵是額頭上捆著一條白頭巾。相反的，和他們對抗的中國兵顯得很可憐。他們帶著古舊過時的武器，穿著有孔的鞋，甚至連鞋都沒有，身上穿的是有名無實的制服。他們士氣低沉，有的竟然帶著一把雨傘，以便下起雨來免得弄濕。上海戰事結束時齊亞諾第一次享受到他在職務上比較重要的滿足感。身爲上海領事館最年輕的代辦，而且是唯一留在上海的代辦，他被任命指揮上述的國聯調查團。該團的使命乃是調停中日之間的戰事。雖然只有二十九歲，他之所以被選任此

職完全是因爲他是一個有卓越才幹的人。他的使命沒有獲得廣泛宣傳，我父親墨索里尼只給他寫了一封信，大意謂：「你幹得很好，你在海外增加了意大利的聲譽。」

在中國住了三年既有趣又可增廣見聞，豐富人生。我發覺我們歐洲人認爲比起我們的拉丁文化有點落後的中國，其實在很多方面比我們的古老歐洲還進步至十五年。我們在歐洲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才開始熟識的霓虹燈早在一九三〇年就照亮了上海的街道。上海的電影院有空氣調節，而我的第一瓶可口可樂是在中國喝的。

中國的風俗、哲學、文化，雖然有點令人很難捉摸，卻是對我無時不是喜樂的泉源。我發覺在宗教和社會方面，比起歐洲，在中國可以一方面生活得更自由一點，一方面更尊重別人的意見。至於去發現那個神秘國家的藝術、歷史以及街道上的喧鬧生活，那簡直是一種神奇的探索。

最後我要說的是，在我們離開意大利僑居外國的那三年，我們可以真的自己喜歡怎樣做就怎樣做。遠離自己的父母，雖然可能是件舒暢的事，但亦有些不便之處：我的第一個孩子是在沒有任何騷動和喧

嘩的情況下誕生的。假如領袖的女兒是在意大利分娩的話，騷動和喧嘩是絕對免不了的。

我必須提一提齊亞諾當他面對某種困境時的幽默感和處之泰然的態度，這樣才可以把我在中國發現的齊亞諾的形象描繪得更全面一些。舉個例子說，有一天我從北戴河打給他這樣一個電報：「最壞的事情發生了！我在撲克牌上輸了四千墨西哥大元，決定自殺。」他給我一個覆電：「寄了四千元給你，不要自殺，此乃下策，不值爲之。」一九三三年的五月，在中國住了兩年零八個月之後我們回到了意大利。我得補充一句，要等到爸爸正式打電報給齊亞諾我們才肯相信真的要離開中國。爸爸曾經幾次試圖把我們召回意國，我們都置若罔聞。直到齊亞諾收到一封由政府元首致下屬的命令我們才肯離去。

### 離開中國依依難捨

我丈夫齊亞諾是以總領事名義離開意國的；他非常卓越地履行職務之後，以代辦的身分返國。這時他已經是一位資深的外交官，深知自己的潛能。我離開羅馬時是一個年輕的妻子，返國時我手抱一嬰而

又身懷六甲，這真把我給氣壞了！

我氣我被強迫離開那充滿魅力的國家，我氣我生了第一個孩子才兩年又有了身孕。我在上海最後的日子裡忙得不可開交，這些問題我想都沒有想過，但是一旦上了船，我便領悟到我過了差不多三年的迷人生活，現在終告結束。

我不能忘記我們在上海時結識的朋友們的名字和臉孔，像英國的外交官員和他們的太太，他們的橋牌牌局和各式各樣的茶茗，以及那永恆不變的餅干，這一切都是那麼有趣。我也念念不忘上海法租界的俄國餐館，那些餐館的主人都是前沙皇時代的軍官，他們多麼巧妙地用他們的歌聲把草原上的憂鬱和佳肴揉合在一起。我眷

念那在中國合我心意的外交生活；我留戀

那熙攘不息的街道和街市；我嚮往那個只讓女士一年進一次的俱樂部，那裡有我所見過最長的酒吧，一共三十米長。

儂倖我們最喜歡我最愛的中國朋友張學良，即是那個買三架意大利飛機的人，也和我們同船一并離開中國。自從他的兩個省——滿洲和熱河——被日本人占領之後，他便決定赴歐洲一行。懷著古老中國的智慧，他心知最好的途徑是一邊等待著將來好日子重臨，一邊享用一下他龐大的財富。爲了更深入地去品嚐歐洲生活，他就保持了中國的氣息；他隨行帶了他的私人顧問、太太、姨太太、他的孩子們以及他的私人醫生。

因爲張學良和他的妻妾三個人都是吸

鴉片的，所以這次出國旅行準備起來可真不容易。首先他們得先經過一番解毒過程。不過經過第一期在診所治療後，張學良就搬到一間別墅去繼續醫療。他吩咐要在他的房間多加兩張床，一張是爲太太的，其他一張則是爲姨太太設的。雖然他是和我們一起到歐洲去的，他卻爲我們設宴送別，這席歡送宴在他的房間舉行。我不得不承認，看著他凝視著我們吃飯實在有趣極了。這期間他一直像囚犯一般被困在床上，左一個嬌妻，右一個愛妾，而他只能眼巴巴作壁上觀。試問哪一個歐洲人會有這樣的智慧與幽默去安排這樣的一個宴會而不參與其間？

# 中外雜誌社稿約

- 一、本社園地公開，歡迎名人傳記、軼聞趣談、真實傳奇、中外古今、現代史話、回憶與隨想、醫學新話、科技新知等作品。
- 二、來稿請用稿紙繕寫，字體力求工整清晰，附照片插圖尤佳。
- 三、有關外國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一律請加註原文。
- 四、來稿以白話文爲限，對中外名人傳記，以近代現代人物爲主，對傳主直稱其名，單名連名帶姓，不稱公稱老，稱先生，不空格，不抬頭，以突破時空限制，除特約稿件外，請勿超過五千字（長稿採用時，超出部份不計稿酬，特約稿件不在此限）。
- 五、來稿一經採用，出版後得酌送稿酬或贈本社及附屬出版機構書刊。凡經由作者委請本社指定編輯增訂考證修飾文字內容，增加插圖後刊出之稿件，本社交由「聖文書局」印行選集或出版單行本時，不另支付稿費或版稅。
- 六、本社所發表文字圖片未經得本社編輯委員會及作者本人同意，一律禁止轉載，如有侵犯者，當依法追究。
- 七、來稿務請作者在原稿上註明真實姓名、地址及簡歷以便連絡。本社對於文稿標題及內容，爲精益求精，必要時將予刪改，如不願刪改請先聲明。
- 八、來稿如不採用恕不奉復亦不退稿（請自行影印留底），來稿請寄台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三樓中外雜誌社編輯部收。